

用生命著色的馬諦斯

蔡佩玲

台南藝術學院藝術史與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研究生

mamama95@yahoo.com.tw

畢卡索(Pablo Picasso)曾跟其同居人芳絲華·紀婁(Françoise Gilot)警告說，「如果你想為馬諦斯當模特兒就必須清楚，東洋地毯是他繪畫的中心，你的臉在那裡只會是一個橢圓形！」(註1)與自信積極的畢卡索相比，馬諦斯更加顯得理智而害羞。絲芳華曾這樣寫著，「畢卡索總希望像舞女一樣迷倒馬諦斯，而結果，他卻成了馬諦斯的俘虜」。(註2)馬諦斯的魅力在哪裡？為什麼即使他不在世間，有關他的大展仍像無法停止的漣漪般蔓延？他是魔術師、祭司、奇蹟、天才……

被畫咬到

恩利·馬諦斯(Henri-Emile-Benoit Matisse, 1869-1954)(圖1)1869年12月31日生於法國北部的小鎮卡托·坎培吉(Le Cateau-Cambrésis)。父親埃米爾·馬諦斯(Emile-Hippolyte-Henri Matisse)是個商人，母親安娜·基瑞德(Anna-Heloise-Gerard)除協助丈夫事業外，還在陶瓷器上作畫或製作帽子。馬諦斯家境優渥，父親有意培養他成為法學家，為此舉家遷至巴黎。

馬諦斯如父親所願，在1888年獲得法學資格，並在小鎮聖昆汀(Saint-Quentin)公證人事務所擔任見習書記員。這時的馬諦斯，私下於每天清晨前往的市立藝術學校的清晨素描班上課。在1890年時，快滿20歲的馬諦斯，卻因突如其來的盲腸炎困在病床上。他的母親，送了馬諦斯一盒油畫顏料，本意是要他在療養時能有所消遣，誰知，此舉，竟點燃馬諦斯心中日後燃燒著他整個生命的藝術火焰。就如馬諦斯82歲時由衷道出的，「…只要您有一次被畫咬過，就不會想放棄它。」(註3)

想堅持作自己想作的事，需要的是更堅強的意志來保護。馬諦斯是一個知道抓住自己內心直覺喜悅而活的人。近20歲才開始踏上藝術之路，馬諦

斯可說是個奇蹟。

野獸初啼

《靜物與書》(圖2)是馬諦斯在1890年的創作，在療養期間，所初步嘗試的寫實風畫作，似可由此窺見其嘗試簡化形象的初步成果。

在1891年，為了自己所選擇的人生志向，馬諦斯再次前往巴黎。首先進入朱利安學院(Académie Julin)，跟隨著阿道夫·布格霍(Adolphe-William Bouguereau)學習。然，一切不若想像中般如意。1983年夏天起，改向老師居斯塔夫·牟侯(Gustave Moreau)學習。馬諦斯在1942年接受訪問時，曾說牟侯教授最了不起的一點在於，「…尊重年輕的學生對藝術的觀念，教導他如何在經歷面對這一生中自我延續創作發展的理念，而不是強迫學生去學習滿足學校所要求的各種藝術形式，…」(註4)。

馬諦斯在老師的鼓勵下，不僅在羅浮宮內臨摹拉斐爾、普桑、夏丹和荷蘭畫派等名家作品，也試著將其有興趣的景致描繪下來，嘗試各種風格和主題。他不為自己設限，但在摸索中他漸漸找著自己感到由衷喜悅的路徑。可說，他總是對各種新鮮嘗試興致勃勃，如1904年的作品《奢華、寧靜與愉悅》(圖3)，嘗試以點描法來作畫，然畫幅上鮮豔的色彩，可十分的馬諦斯。馬諦斯對鮮麗顏色的喜愛，在在可於其畫作中發掘「我對純粹、明亮和鮮豔的顏色帶有一份崇高的情感，我總是訝異，在沒有必要下將顏色弄髒並使之失去光澤。」(註5)。

「…我無意去抄襲一件東西。為什麼我要用最高的準確性去畫一顆蘋果的外象？」(註6)馬諦斯對模擬不帶好感，畫幅上的用色、筆觸，都有著其進行各種摸索後的主觀表現成分在其中。1905年，秋季沙龍展上的《戴帽子的女人》(圖4)，畫幅上鮮豔、強烈的片狀色彩，讓藝評家路易·沃克塞列(Louis Vauxcelles)驚嘆出「野獸」一詞。或許，只有如野獸般的行徑，才可衝破當時如磐石般堅固的傳統繪畫法則。直接以純粹色彩洗滌觀者的眼睛，這場戰鬥正揭示全新時代正在來臨。就像馬諦斯曾說的：

當今，我們似乎活在一個朝氣蓬勃的時代，使我們能創造出一批重要且持久的作品來。但是，假如我沒有弄錯，唯一有真正價值的是造型藝術，並且一張畫最大部分的美，我總認為它是來自於藝術家和他那有限的表現方法的一種戰鬥結果。（註7）

桀傲不馴的創作火花

應收藏家俄國人賽爾蓋·希丘金（Sergei Shchukin）的委託，馬諦斯在1909年創作《舞蹈》、《音樂》（圖5）。《音樂》中一個個錯落的紅色人體，或站或屈膝而坐，藍與綠蔓延在巨大的背景上，竟有一股和諧感，如弦樂般的直入心頭，一點也不閃躲的撼動人心。

馬諦斯像是一個隨時處於易於點燃的炸彈，一個個分立的火花，就可以誘發出他一次次的藝術爆炸。在1912-1913年，他兩次前往北非摩洛哥旅行。作品《祭壇上》（圖6）片狀的形體處理、簡與繁的並置，利用裝飾性的紋樣來為同色系背景與前景作巧妙的區隔。在1913-1917年，馬諦斯有一系列運用立體派觀念的幾何構圖畫作，如《鋼琴課》（圖7）畫幅上巧妙處理的各式幾何形，竟有著難以言喻的詭譎感，這與其畫幅上常見的溫情、和諧、活力，可有著極大的殊異。

他也嘗試雕刻，由寫實性的嘗試開始，漸趨於強調對象物的量感。雕塑《大裸婦坐像》（圖8）毫不掩飾的創作痕跡，與厚實的造形，仍有著簡約的共同質素。

尼斯陽光照亮的顏色

1917年冬天，馬諦斯到尼斯。對於尼斯，他曾說，「每天早上醒來看見這陽光時，我無法想像我是如何地幸福啊！我終於明白了。」（註8）隨時照耀的尼斯陽光，讓在北部成長的馬諦斯驚訝於這裡明朗的天色與鮮麗色澤的風景。他眼見的一切，有了微妙的變化。

作品《有裝飾背景的裝飾人物》(圖 9)中，華麗的背景裝飾稱著簡練的人物，有著巧妙的動極而靜的氣勢。繁複與單純、秩序與隨機，馬諦斯總善於將矛盾的二種元素、風格並置，他懂得如何抓住觀者的眼睛，更知曉如何讓蹺蹺板平衡。

「我對色彩的選擇是不依據科學理論的：它是由我對物的觀察、感覺及我的情感經驗來的。」(註 9)馬諦斯畫幅中的顏色，是伴隨著他的一呼一息，所以，獨一無二。他曾說，他的繪畫啟示是來自於東方。也說過，只要眼睛被日本浮世繪版畫清洗除垢一番，才有能力接受真正的顏色將誘發出情感的事實。在作品《粉紅色的裸婦》(圖 10)上，巨大的粉紅色身軀，與延伸的秩序性方格，有機與秩序的疊置，互相相得益彰。

1941 年，馬諦斯因十二指腸癌而不得不進行開刀。手術後，無法離開床榻的他，轉以另種方式創作。就像他曾說過的，「顏色有屬於它自己的美，只要像音樂般地去尋找並保留它的音色即可。顏色的問題在於組織和構成，並有可能地不要去改變這塊美麗鮮明的顏色。」(註 10)剪紙藝術，讓他在色與色、形與形的拼接中，更徹底執行其創作理念。在 1947 年，更出版《爵士》剪紙畫集。剪紙讓他迷戀，在馬諦斯眼中，剪紙與油畫形式並未抵觸，這兩種表現形式具有同等價值(註 11)。馬諦斯的剪紙藝術中，以明亮紙片並置，該是極易挑動情緒的色彩，在他手中，常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寧靜感，如作品《蝸牛》(圖 11)。

擔任《粉紅色的裸婦》模特兒的是利迪亞·德雷托斯卡亞 (Lydia Delectorskaya)，是個修女，她請求馬諦斯為旺斯 (Vence) 教堂裝飾。馬諦斯整個人就栽入這樣的計劃，縱使畢卡索對他這樣的行為極為狂怒，馬諦斯曾說，「畢卡索對我設計一座教堂，曾經是激動狂怒的，『為什麼您不去畫一座菜市場？您可畫水果、蔬菜。』但我理他去。因我有比綠色梨子還要綠的綠，比南瓜的橘色還要橘的橘。…」(註 12)他計劃讓這個教堂，在陽光灑上玻璃窗之際，即能湧現如交響樂般的華麗、燦爛色彩 (如圖 12)。

旺斯教堂中，人的頭像只剩橢圓形(如圖 13)，在不少畫作中，也是，對此，馬諦斯曾說，「只需要一個符號去引發一張臉即可，無需用眼睛、嘴巴去強制人想像這是一張臉……應該留下遐想自由的空間給觀眾。」(註 13)不精確描摹外形，馬諦斯提供的是另一更簡潔的途徑，讓我們領略超越極限的藝術。

生命色彩

在 1952 年 11 月 8 日，在出生地卡托鎮的馬諦斯美術館開幕時，他對鄉親，回顧了自己與藝術的偶遇，說著自己身為藝術家實難以卸載的責任。

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被導向藝術之路，我是來自於與藝術一點關係也沒有的地方。…但我呢，卻是一個賣種子商人的兒子，並且還要繼承父親的職業，因脆弱的身體之故，而需要離開律師事務所，為了藝術，我離開家鄉。

雖然確信地找到我的志向，那是我以頑固不屈的意志情感，去做這一重要的決定。我真的感覺到為自己的志向而活，而不是像我先前的工作，就像是站在一條被堵塞前途的路上一般，我知道害怕，因我只能前進而無法後退了。所以我就強制自己『盲目的』工作畫畫…。…在我這一生中，所有的努力工作，竟然是為了這整個人類。藉由我，應該使這個世界的人類能啟示出一些清新的美來。…(註 14)

1954 年 11 月 3 日，馬諦斯去世。馬諦斯的多樣性，足以承受各式各樣的分類與分期。他總將其無數創作視為被命運所逼迫而獲得的結果。當然，他的生命，也因他堅持自己的志向而發光。他是勇者。

馬諦斯曾說，他是依據感覺、觀察及各式情感經驗來選擇作畫時的色彩。不知，他會用什麼色來畫出他的生命？

圖說

圖 1.馬諦斯 © Hélène Adant



圖 2.馬諦斯 靜物與書 1890 年 油彩畫布 21.5×27cm 尼斯，馬諦斯美術館藏



圖 3.馬諦斯 奢華、寧靜與愉悅 1904-05 年 油彩畫布 98×118cm 巴黎奧賽美術館藏



圖 4.馬諦斯 戴帽子的女人 1905 年 油彩畫布 80.6×59.7cm 美國舊金山美術館藏



圖 5.馬諦斯 音樂 1910 年 油彩畫布 260×389cm 聖彼得堡艾米塔吉博物館藏



圖 6.馬諦斯 祭壇上 1912-13 年 油彩畫布 115×100cm 莫斯科普希金美術館藏



圖 7.馬諦斯 鋼琴課 1916 年 油彩畫布 245.1×121.7cm 紐約現代美術館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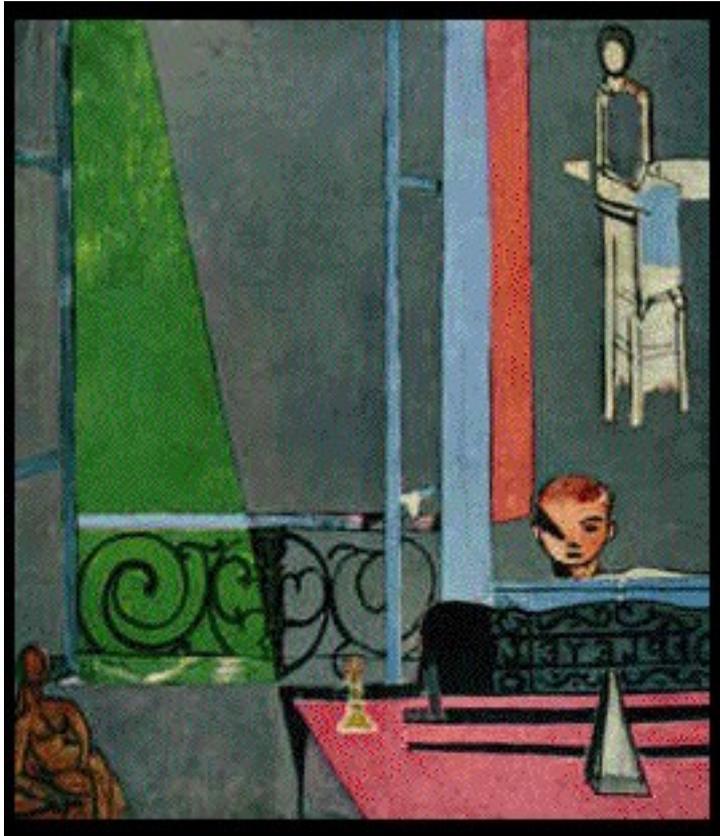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8.馬諦斯 大裸婦坐像 1922-29 年 銅鑄 80×78.5×35cm 卡拖·坎培吉馬諦斯館藏



圖 9.馬諦斯 有裝飾背景的裝飾人物 1925-1926 年 油彩畫布 130×98cm 巴黎龐畢度藝術文化中心藏



圖 10.馬諦斯 粉紅色的裸婦 1935 年 油彩畫布 66×92.5cm 馬里蘭州巴爾的摩美術館收藏



圖 11.馬諦斯 蝸牛 1952 年 剪紙拼貼 286×287cm 倫敦泰德美術館藏



圖 12.馬諦斯 旺斯教堂彩繪玻璃 《生之樹》



圖 13.馬諦斯 旺斯教堂內人像



註釋

註 1.《解放年代現代派 3 傑》，台北：閣林國際圖書中心，2002，頁 8。

註 2.《解放年代現代派 3 傑》，台北：閣林國際圖書中心，2002，頁 8。

註 3.馬諦斯，《馬諦斯畫語錄》，蘇美玉整理翻譯，台北市：藝術家，2002，頁 128。

註 4.馬諦斯，《馬諦斯畫語錄》，蘇美玉整理翻譯，台北市：藝術家，2002，頁 98。

註 5.馬諦斯，《馬諦斯畫語錄》，蘇美玉整理翻譯，台北市：藝術家，2002，頁 146。

註 6.馬諦斯，《馬諦斯畫語錄》，蘇美玉整理翻譯，台北市：藝術家，2002，頁 144-145。

註 7.馬諦斯，《馬諦斯畫語錄》，蘇美玉整理翻譯，台北市：藝術家，2002，頁 146。

註 8.馬諦斯，《馬諦斯畫語錄》，蘇美玉整理翻譯，台北市：藝術家，2002，頁 137。

註 9.馬諦斯，《馬諦斯畫語錄》，蘇美玉整理翻譯，台北市：藝術家，2002，頁 35。

註 10.馬諦斯，《馬諦斯畫語錄》，蘇美玉整理翻譯，台北市：藝術家，2002，頁 196。

註 11.參照，馬諦斯，《馬諦斯畫語錄》，蘇美玉整理翻譯，台北市：藝術家，2002，頁 215。註 12.馬諦斯，《馬諦斯畫語錄》，蘇美玉整理翻譯，台北市：藝術家，2002，頁 268。

註 13.馬諦斯，《馬諦斯畫語錄》，蘇美玉整理翻譯，台北市：藝術家，2002，頁 270。

註 14.馬諦斯，《馬諦斯畫語錄》，蘇美玉整理翻譯，台北市：藝術家，2002，頁 298-299。